

欽定明史

三
卷
十
一
可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發廷壽奉

敕修

袁洪愈

子一鶚 譚希思

王廷瞻

郭應聘

吳文華

耿定向

弟定理 定力

王樵

子肯堂

魏時亮

陳 瓚

郝杰

扶克儉

趙參魯

張孟男

衛承芳

李禎

丁賓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已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爲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宮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

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
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謫
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
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萬曆十五年就
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
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
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諡安節子一
鶚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繼以死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
御史巡撫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

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爲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
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
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
五已言勲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
次爵絕歸官制可高拱再輔政廷瞻常論拱遂引疾歸
神宗立起故官歷太僕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番屢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
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砦
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屢洗馬
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

御史撫南贛入爲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戶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汜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爲八淺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改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南寧知府遷威遠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總督吳桂芳平李元丕別擊賊首張韶南黃仕良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徭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徭夾江居怙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之至是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

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
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徭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
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閱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
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牂牁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
皆徭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遙
示羈縻而已古田旣復徭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
地議築城董作過峻徭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
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土大梅青淇洞獞以孤
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
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

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徭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萬曆二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隸賓州以上巡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絕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吳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

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州
爲僦居供廩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
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諡
襄靖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
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
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
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
板寨猺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凌雲翼征河池哱
咳北三猺三猺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得廕襲文
華亦受賞遷戶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
右都御史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岑崗
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爲南
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虛
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
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
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嵩
爲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肩
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初擢

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
嘆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
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
爲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詆之
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
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
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
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
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
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

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夤緣倖免一則摺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竝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

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
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于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
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
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
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尊崇
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
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
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曆中累官
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臬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
終山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上授行人歷刑部
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
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
移疾歸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
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
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
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于
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
乎居正大恚出爲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

居十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樵恬澹誠慤溫然長者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爭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戶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慎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決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民中官張堯爲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

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
慍目懾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悅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
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
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
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
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
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
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
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
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

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邊大臣龐尚鵬鄒應龍凌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

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構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已者時亮及陳瓚張檜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邱橐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

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
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遊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
永明爲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
學天啟中謚莊靖陳瓚字廷祿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
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
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
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
吏科請卹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
鍊者帝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

惡瓚爲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
赴萬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爲拱所惡被斥及張
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
後官侍郎稽勲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
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
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
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
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諡莊靖檟見鄒應
龍傳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

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
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
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
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
又奪遼東將士棒槌厓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
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
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
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
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
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爭之卒不

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爲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旣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搗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

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
亡大半成梁飾功邀敘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
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
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
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
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旣劾守廉申時行許
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
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竝
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
會橐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

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問而心以杰爲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不合徙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胡克儉字其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

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旣劾成梁爲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爲賊執政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蘄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祿少卿天啟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趙參魯字宗傳鄆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

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建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

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子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竝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志臯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寶丞高拱以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

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曆十七年帝不視朝者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竝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橐籥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問一御門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

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鑰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稅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鬻男市女股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衛承

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溫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絕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戶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萬曆間南京戶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後則稱承芳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清敏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曆初傅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

材復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
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
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
債首輔趙志臯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
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
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
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俟關白來迎則封
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
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臯星
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

志臯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與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諸番彊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巖疊嶂屹然大險如鎮虜堡爲漳臘門戶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咿際而窺堡守黃勝場則不敢踰塞墩而寇關他如橫山寡石崖尤爲要

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卽用爲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益無功志臯等又請罷禎御史况上進劾禎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寬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

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
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
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
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
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
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
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
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曆十九年用薦起故
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

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
戍要害部內宴然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留滯不得
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
鏞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鞫賓兼攝刑部大理事力平
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
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
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
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
三年大饑咸捐資以振至天啟五年復捐粟三千石振
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

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卒年九十一諡清惠

贊曰南京卿長體貌尊而官守無責故爲養望之地資地深而譽聞重者處焉或彊直無所附麗不爲執政所喜則以此遠之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彊居優閒之地不竟其用亦以自全于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

總裁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李 太保 和殿大學士 兼管吏部 兵部 尚書事 加級 張廷玉等奉

敕修

譚 綸

徐甫宰 李佑

王

化

王崇古

子謙 之采

係之楨 李棠

方逢時

吳 兌

孫孟明 子邦輔

孟明

鄭 洛

張學顏

張佳允

殷正茂

李 遷

凌雲翼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

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卽成精銳倭犯柵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禽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礮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加右參政會憂去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曦朝曦者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旣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

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
朝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尋改官福建乞終
制去繼光數破賊浙東畧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
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甫旋其衆復犯邵武
陷興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
建倭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
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爲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
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將左右軍合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
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間殘

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薦繼光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圍仙遊綸繼光大破賊城下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丕嶺餘賊走廣東境內悉定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四川至已破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八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崗賊江月照等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迨南寇畧平而邊患方未已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薊昌
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
攻我分守衆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
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
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
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
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
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尙嚴而燕趙士素驕
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
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

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旣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

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異
議巡按御史劉翹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
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
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
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
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
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
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
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
光圖上方畧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

召入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會臺工成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以功進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卽位起兵部尙書萬曆初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五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諡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嘉靖中舉順天鄉試除武平知縣武平當閩粵交多盜甫宰築城立堡者三上官以程鄉盜藪調之往旣平朝曦超擢潮州兵備僉事添

注勦寇任一子千戶已而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甫宰討禽之餘黨悉平賚銀幣已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亂停俸討賊甫宰已疾亟乞歸未幾卒王化字汝贊廣西馬平人父尚學職方郎中化登鄉薦嘉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授化知縣以擊賊檀嶺有知兵名田坑賊梁國相旣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會昌而身率鄉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歿化妻計氏慟哭自刎化怒追賊

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被
旌官爲立祠化舉卓異超擢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吳百
朋以貪黷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乃命以
僉事飭惠潮兵備久之考察罷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
衛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江西副使邀賊瑞金有
功尋敗廣東賊吳志高江西下歷賊賴清規等皆資銀
幣進江西右參政借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
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屢敗海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
等隆慶中破劾罷歸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
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滄墅已借俞大猷追
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二年改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阨塞身
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
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爲西
陲諸部長別部賓免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
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畧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
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

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尙雷龍等數有功着力免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駐牧地也又東薊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蠻居之皆強盛俺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地招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

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

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
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
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
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
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
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
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
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
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
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

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統領畧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

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於外以息異議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撫逢時遣白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俺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誨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

全等且至把漢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旣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把漢旣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

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尚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令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甄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

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
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
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令一言可決但
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
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兔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
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
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
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旣當俯從考之典故
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
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

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尙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尙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詔封俺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

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
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
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
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
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
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
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崇
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
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
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萬曆初召理戎

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是年俺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族以示恩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辯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請致仕帝乃允歸俺答既死辛愛捨力克相繼襲封十五

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毅崇古身歷七
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
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歿總督
梅友松撫馭失宜西邊始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大
則歸款迄明季不變子謙萬曆五年進士官工部主事
權稅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吳善言謙馳諭之乃
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
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兵
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李棠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
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潔稱天啟初追
諡恭懿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
再徙寧津曲周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寧國知府
廣東江西盜起詔於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
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
賊平移巡惠州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遠
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孫把漢那

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
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
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
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
俺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把漢俺答心動遣火力赤
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愛
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兒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率衆犯
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
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
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

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把漢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慙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使者還報俺答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尙邊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

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
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卽帳中縛
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
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曆
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
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
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
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
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

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

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
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
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
俺答罰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
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
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
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
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
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
二三耳而民間耕獲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

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盱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旣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

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日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至京復奏上款貢圖尋代崇古爲尚書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皆協

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遷湖廣參議調河南遷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兌舉鄉試出高拱門拱之初罷相也兌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俺答初封貢而昆都力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鬻馬兌

使人梃擊之曰後復盜卽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辛愛復擾邊俺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旣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車夷車夷者不知其所出自嘉靖中徙至與史夷雜居皆宣鎮保塞屬也辛愛掠之以其長革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唇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勒其比妓遠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歲盜葛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辛愛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中愬其

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三娘子以此爲兌盡力辛愛稽力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主貢市者三世昆都力嘗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懼貢如初其女東桂嫁朶顏都督長昂嘗隨父入貢訴其貧兌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繪畀之後東桂報土蠻別騎掠三岔河東兌得爲備有功萬曆二年春推款貢功加兌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答西掠瓦剌聲言迎佛寄帑於兌留旗箭爲信尚書王崇古奏

上方畧使兌諭俺答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洩其謀於瓦刺俺答兵遂挫留青海未歸而青把都復附土蠻其部下時入寇大學士張居正令兌趣俺答東還約束之青把都亦罰治其下款貢乃益堅七年秋以左侍郎召還部尋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泰寧速把亥與青把都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以要款朝廷拒不許兌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速把亥來寇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炒花姪老撒卜兒悉遁去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尋進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書御

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
識具存給事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御史林休徵
助之攻帝乃允兌去後數年卒孫孟明襲錦衣千戶佐
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啟初獻中書汪文言頗爲之左右
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崇禎初
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
頗得時譽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
燠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欲置之死
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畧訊
卽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推官徵授御史劾罷嚴嵩黨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出爲四川參議遷山西參政佐總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萬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爲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昆都力子滿五大令銀定入犯洛奏停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娘子佐俺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辛愛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辛愛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辛愛雖王無益乃使人語

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辛愛更名乞慶哈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慶哈死子捨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捨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捨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遇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御史許守恩劾洛乞歸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

召爲戎政尚書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畧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松套賓免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免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免死其子真相進據莽刺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免亦遣使邀捨力克捨力克遺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捨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戶部卒闌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

單騎馳之卒持鞚白白爲奎所斫遂大譟射奎死火落赤真相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遊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捨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真相益挾爲重關中大震惟把爾戶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畧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捨力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兵拒之未幾卜失兔至水泉欲趨青海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卜失兔僅以身

免莊禿賴後至聞之亦退去明年洛與雲龍入西寧控扼青海擄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落赤真相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莽刺南山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擄力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是時擄力克觀望不卽歸洛與相羈縻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刺餘寇督撫魏學會葉夢熊等

請決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爲選鋒詆洛爲秦檜賈似道會撻力克北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究款戰之計洛旣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撻力克誘罪火落赤真相桀驁之狀已斂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莽捏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槩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遂定尋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復款如故初閱邊給事中張棟言洮河之餽殞將喪師洛爲其所輕故東西移帳自便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乞處分以除悞國之罪棟再疏劾洛欺罔給事中章尚學亦請令洛回宣大至是捨力克歸棟又言火真亂首順義亂階洛宜除兇雪恥乃虛詞誘敵而重利媚之今火真依海爲窟出沒如故洛輒侈然敘文武勞乞敕所司毋徇洛請洛乃謝病歸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啗敵事且

有威望不宜久棄逾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把爾戶於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再詔起用當時以洛有物議卒不推也卒贈太保諡襄敏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親喪廬墓有白雀來巢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縣入爲工科給事中遷山西參議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再調薊州俺答封順義王察罕土門汗語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日強皆建國稱汗大將王治道郎得功戰死遼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

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侷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會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會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隣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卽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會相繼綏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孳枕籍學顏首請振恤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劄平陽堡以

通兩河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
大將李成梁敢力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
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十一月
與成梁破土蠻卓山進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蠻謀入
寇聞有備而止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閱視侍郎
汪道昆議緝捕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
示將加誅別遣使招諭許免差役未半載招還四千四
百餘口積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
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
兵趙完責汝翼啟學顏奏曰汝翼却杲饋遺懲其違

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
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
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
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
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遼陽鎮東二百餘
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
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
十二城分守駿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紕
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
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

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五年夏土蠻大集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顏奏曰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旣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以正言却之會大雨敵亦引退其冬召爲戎政侍郎加

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瀋開
原明年正月破敵劈山殺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
還部踰年拜戶部尚書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顏精心計
深倚任之學顏撰會計錄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文條
例釐兩京山東陝西勲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詭借諸弊
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
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
富庶學顏有力焉然是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學
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黃金課一
千兩餘多弗能執爭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

額人亦以是少之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書時方與內操選內豎二千人雜廝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內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陵還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以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内被

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
廝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
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
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撻正德中西
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官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
神宗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考
滿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平進太子太保時張居
正旣歿朝論大異初御史劉臺以劾居正得罪學顏復
論其贓私御史馮景隆論李成梁飾功學顏亟稱成梁
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貶斥學顏故爲居正所厚與李成

梁共事久物論皆以學顏黨於居正成梁御史孫繼先
會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顏學顏疏辯求去又
請留道瞻不聽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顏交
通太監張鯨神宗皆黜之於外學顏八疏乞休許致仕
去二十六年卒於家贈少保

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
盜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
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禽賊由此知名
擢戶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
同知歷遷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十府安慶兵變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卿就遷
光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萬曆七年起
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
大猶桀驚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禽
之佳允命錦縛八賴將斬而身馳赦之八賴叩頭誓不
敢犯邊後與總督鄭洛計服滿五大入爲兵部右侍郎
十年春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允才
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
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

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
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
允召游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
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
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尋以
左侍郎還部錄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
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李成梁擊斬逞加
努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蠻瀋陽復進太子太保召
還理部事敘勞予一品誥御史許守恩劾佳允營獲本
兵御史徐元復劾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

天啟初諡襄憲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科給事中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歷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田獐韋銀豹黃朝猛反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中嘗陷洛容嘉靖時銀豹及朝猛劫殺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遷元主簿以守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年冬廷議大征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正茂與提督李遷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

險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誘僮人斬朝
猛銀豹窮令其黨陰斬貌類已者以獻捷聞進兵部右
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未
幾僉事金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京師置
正茂不問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羣盜惠州藍
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處處
屯結廣中日告警倭又數爲害正茂議守巡官畫地分
守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絕倭嚮導乃令總
兵官張元勳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以次盡平
諸盜廣西巡撫郭應聘亦奏平懷遠洛容徭語詳元勳

及李錫傳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復陷銅鼓雙魚元勳大破之儒峒犯電白正茂勦殺千餘人嶺表畧定萬曆三年召爲南京戶部尚書以凌雲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請節用又諫止採買珠寶而張居正以正茂所餽鶩罽轉奉慈寧太后爲坐褥李幼孜與爭寵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屢引疾六年致仕歸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張應詔言正茂以金盤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許賂居正復取金珠翡翠象牙餽馮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請告許之二十年卒正茂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然

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子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爲善用人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隆慶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向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而特命正茂爲廣西巡撫後遂爲定制以平銀豹功加右都御史尋討惠潮山寇俘斬千二百餘級召爲刑部尚書引疾歸卒諡恭介遷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年近七十母終廬墓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澎湖奔東番魍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澍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

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
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
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
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
處隣境猺獠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
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
爲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
華討平河池哱咳北三諸猺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
嶺表悉定召爲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河臣潘季馴召入

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爲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
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後卒雲翼有幹濟才
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殺戮爲當時所譏

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
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
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
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官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架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盛應期

朱

衡

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馴

萬恭

吳桂芳

傅希聖

王宗沐

子士琦
士性
從子士性

劉東星

胡瓚

徐貞明

伍袁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木主事出
轉濟寧諸牘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
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

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莞衛河亦忤中貴者也
獄具謫雲南驛丞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
武定知府鳳應死其妻攝府事子朝鳴爲寇應期單車
入其境母子惶怖歸所侵策鳳氏終亂奏降其秩設官
制之寢不行後卒叛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鎮守
太監梁裕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拷死會乾清宮
災應期得復職四遷至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討平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會泉江熨蠻
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禮文義附之法惡死指揮
何卿等先後討誅文禮文義應期賚銀幣以憂歸嘉靖

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奏免雜調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食饑民又令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數帝以陳洪謨代而獎賚應期後洪謨積益多亦被賚應期至廣偕撫寧侯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復賚銀幣朝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言廣兵疲弱不可用麒等恚會御史許中劾應期暴虐麒等因相與爲流言御史鄭洛書復劾應期賄結權貴應期已遷工部侍郎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人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

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卽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應期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萬兩尅期六月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

程工促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債大事必責首議臣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跡成之運道蒙利焉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

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涑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

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
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
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
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
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
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
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
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
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
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

月始達東克之民增闢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行諸闢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闢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僥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訾衡隨時執奏未幾詔

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
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
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
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
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
宗卽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卽奉詔且請增織染所
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
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性强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
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稜恩殿追

論督工罪奪宮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翁大立
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州以倭警募
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
惡少懼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
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
爲盜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
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旣開新河漕渠
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
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

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振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旣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

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
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
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
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
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
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
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
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
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
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

良佐劾罷萬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爲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弑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踰數年獲真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

職調一忠三錫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志伊吳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叅政歷官有聲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没多爲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是時河決崔鎮黃水北

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爲憂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竝流則海口自濬卽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

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
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
邑商邱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圈蕭縣
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深既淺遷徙
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
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竝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
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
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
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
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

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
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
居正落職爲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
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
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
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諡廕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
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
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
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
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

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

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中貴欲令朝王妃恭厲聲曰禮不朝后况妃乎遂止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叅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

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
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效乃命兼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
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
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
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
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
用水車法民大利之浹歲以內艱歸隆慶初給事中岑
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
闋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

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河夏秋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濬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恭強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爲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讎議

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鄖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羣盜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爲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先討倭以降賊伍端爲前驅官軍繼進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

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爲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脫者還海豐副總兵湯克寬禽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爲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勦遣克寬以舟

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禽後復云溺死福建巡撫汪道昆奏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卽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曆三年冬卽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湧橫沙河流汎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

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旣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

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子少保傳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部尚書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
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
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
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
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眞
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
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
鎮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
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

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

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
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恤又以河決無常
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
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
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
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
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
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

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舟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

希攀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諡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

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燾遍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部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呂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

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土性土性疏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實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土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

石平糶民乃濟召爲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瀕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堙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未果東星卽其地開濬起曲里舖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邳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

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
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
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
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之漕丞便焉東星
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啓初謚莊靖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主事
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閘駐濟寧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壩
遏之造舟汶上爲橋於寧陽民不病涉河決黃堍瓚憂
之會劉東星來總河漕瓚與往復論難謂黃堍不杜勢
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

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贊東星濬賈魯河故道益治汶
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濬
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
征於官以疏濬運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疏
璃河橋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累官江西左參政予
告歸久之卒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
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曆三年徵爲工
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
平府知事十三年累遷尚寶司丞初貞明爲給事上

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滹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

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

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

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
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
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
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
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
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
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
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
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
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羅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

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
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
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
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
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
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
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
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
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
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

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
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
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
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
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
爲患之水莫如蘆溝滹沱二河蘆溝發源於桑乾滹沱
發源於太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
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
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
爲馮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

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竝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採貞明疏議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墾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

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先
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
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勲戚之
占閒田爲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爲
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
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
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
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已工部議
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
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

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袁萃字聖起吳縣人舉萬曆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爲錦衣大帥袁萃力爭寢之出爲浙江提學僉事巡撫牒數十人寄學立却還之歷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轄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錄彈

園雜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贊曰事功之難立也始則羣疑朋興繼而忌口交鑠此勞臣任事者所爲腐心也盛應期諸人治漕營田所規畫爲軍國久遠大計其奏效或在數十年後而當其時浮議滋起或以輟役或以罷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信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終